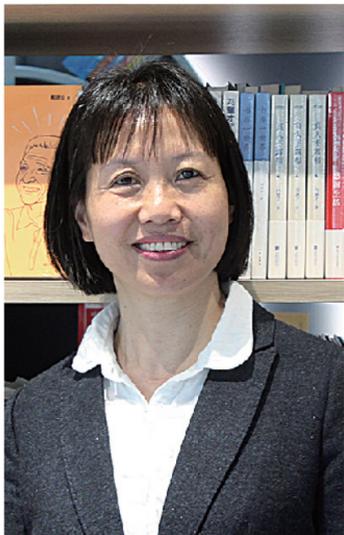




忙一萍



忻怡



刘晓娜



柴国定

# 在阅读中享受快乐

□记者 陈璐瑶 高阳 通讯员 戴玮

今年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近日,记者采访了身边一些对书籍怀抱热忱的人,他们中有图书馆馆员、实体书店经营者、农家书屋管理员、笔耕不辍的作家、阅读推广团队。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和书的美妙故事。

## 普陀图书馆馆员忙一萍 “我与图书馆相伴30多年”

与图书馆相遇,是一种巧合;与图书馆相知,是一种缘分。

1987年,偶然的契机,被调到普陀图书馆工作,此后我的命运就和它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时候,图书馆还位于沈家门东河路,场馆面积不大,购置图书的资金也紧缺,许多文学名著求而不得,借书证更是“一证难求”。

在那个全手写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比现在繁杂,办借书证、为读者找书、还书、图书上架等等,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人工完成。尤其是为读者找书,基本上都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完成,因为上下穿梭需要体力。

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图书馆工作已成为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我也有幸经历并见证了普陀图书馆

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2007年11月,位于东港的普陀图书馆开馆使用,不仅场馆建筑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还拥有综合借阅室、参考资料室、电子阅览室、少儿借阅室、盲人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等多间借阅室,总藏书量也逐年增加。

2008年起,普陀图书馆告别了“押金年代”,在全国率先实行“零费用”借阅,市民只要激活市民卡图书借阅功能,就能免费借阅图书。同时,推出总分馆借书“一卡通”服务海岛模式,全区镇(街道)分馆实现通借通还。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大势之下,普陀图书馆积极打造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整合了54个资源库约600万条数据近10T电子资源,提供全文浏览和下

载、原文传递、馆际互借、知识导航等服务。同时拓展出更多不同的功能,通过举办全民读书节,开展讲座、展览,为读者提供多元化的文化体验,让更多人爱上阅读、爱上生活。

俗话说,但求坐拥万卷书,何须南面百座城。得益于图书馆工作的便利,工作之余,我翻阅了大量书籍,天天守着书香,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受到感染。

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图书事业。如今,每当我看到伏案读书的读者,我就能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当我和他们交谈时,我能感受到生命的朝气和蓬勃。有时我在想,也许不是我选择了图书馆,而是图书馆选择了我。未来,我们必将继续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 更高俱乐部创始人邵祎子、毕文昭 “打造一座精神上的‘跨海大桥’”

我俩是高中同学,彼此在外求学多年,一直停留在朋友圈点赞的联系。去年初,回到舟山后,大家才有了重新聚在一起的机会,并很快一拍即合,决定建立一个属于新时代舟山人的社群。

我们的初衷是打造一座精神上的“跨海大桥”,把散落在全球各地的舟山人联结在一起,让在外的舟山人有与家乡交流的窗口,让岛内的舟山人拥有一个精神文化聚集地。

在为俱乐部取名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海尔兄弟”,踏浪而来从不屈服、披荆斩棘充满勇气、探索世界好奇乐观,与这个时代的舟山人不谋而合。“海尔”在英文里的谐音是“higher”,“higher”中文含义“更高”,寓意每个人都能更上一层楼。

从咖啡行业沙龙、户外露营体验到萌宠见面会,再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书友会,俱乐部成立以来,我们已经举办了30余场活动,参加人

数超过千人。俱乐部也从最开始的一群朋友自娱自乐,变成了人数超过120人的社群。

在这个碎片化时代,沉下心来阅读似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举办各种形式的书友会,是希望搭建一个阅读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大家互相分享好书,畅谈所读所感,感受阅读力量。有时我们会提前准备一本目标书籍,读完后再聚在一起,围绕该书分享阅读感悟,或就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展开讨论。近期,我们还举办了一场以诗歌为载体的朗读会。我们把活动场地放在室外,大家走到山的深处,听着虫鸣和溪水的声音,朗诵喜爱的诗歌。活动吸引了很多阅读爱好者的参与,大家都说有趣又很有意义。

未来,我们还会去探索更加丰富的活动题材,通过更加有趣的活动形式,让更多的舟山年轻人参与其中,丰富自己的生活和内心。

## 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忻怡专家工作室领衔人、研究馆员忻怡 “哪怕年至耄耋,我也会保持阅读习惯”

我是忻怡,一名群众文化战线的老兵。多年来,我与书一直有“不解的缘分”。

青少年时,我放过牛,当过农民。由于家庭原因,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但我怀有强烈的求知欲,骑在牛背上,迎着朝阳,手里拿一支短笛,屁股底下垫一本旧书。放好牛,我就在草地上静静地看书。

参加工作后,17年文化站和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又为我提笔创作打下了基础。作为文学创作辅导干部,什么都要写,小说、散文、诗歌、小品、快板甚至单位材料等,为了提升创作水平,我阅读了大量书籍。

在接触民间艺术及非遗工作后,我发现诸如海洋传统文化、海岛民俗等内容正在被渐渐遗忘。只有写下来,才会被永久保存并流传下去。为此,我开始致力于非遗书籍整理、编撰。这些年,我主编、撰写了上百万字的非遗书籍,出版散文、小品论文和诗歌等专著6本。

2008年,我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足迹遍布普陀大大小小各主要海岛,并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轮流给当地非遗普查员讲课,传授普查方法。普查结束后,我主持编印了3本60万字的《普陀区非遗集成卷》。

海洋文化需要传承和创新。近年

来,我们区作家协会和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东港中学、沈家门一初展开合作,每周到学校授课一次,向学生普及普陀民俗文化、海洋文化及非遗文化等相关知识。

我认为,青少年要加强乡土文化的了解,通过《中国民间故事丛书普陀卷》《普陀渔民法》《唱响普陀》《普陀区非遗集成卷》等书籍的阅读,充分了解普陀民间故事传说及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普陀海洋文化。

书是我的好朋友,我会继续坚持利用碎片时间阅读,感受文字带来的乐趣。哪怕年至耄耋,我也会保持阅读习惯,活到老,学到老。



## “岛上书店”经营者刘晓娜 “书店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是刘晓娜,“岛上书店”的经营者,也是阅读爱好者和推广者。算起来,今年已是我开书店的第33个年头。

1989年底,因为要去杭州圆大学梦,姐姐决定将开在定海东大街的“热门书店”转让,可迟迟找不到人接手。眼看书店即将面临关闭命运,我觉得特别可惜,就产生了接手书店的想法。那年我20岁,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资金,只有一股对书店满腔的热情。

当时,有很多市民想买一些新书或者比较冷门的书籍,跑遍大书店买不到,就跑到我这间小书店里来问,无奈我这里也没有,只能失望而归。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去上海进货,满足读者需求。

傍晚乘坐轮船出发,在船上睡一晚,第二天到上海各大书店,按照书友给的书单,一本本配齐。为节省路费,我时常徒手拎着重达几十公斤的书籍赶路。当时工作虽然很累,但看见读者拿到心仪的书,眼里跳跃着喜悦的光芒时,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就这样,我的书店渐渐有了名气。2001年至2006年,实体书店迎来发展热潮,我开的“热门书店”也收获了一批固定书友。但随着网络书店的崛起,从2007年开始,实体书店经营形势急转直下,我的书店也受到了不小冲击,多次面临资金无法周转的困境。到2012年,我和丈夫甚至准备卖房、贷款来支持书店。好在守得云开见月明。2014年11

月,我的书店喜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年后,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书店从传统书店转型成为体验式书吧——城市书房,并更名“岛上书店”。

书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2020年9月,我在城北瑞欣家园门口又开了一家“岛上书店”,经常组织开展各类读书会、分享会,交流读书心得。如今,我们“岛上书店”的会员有1万多人,常备书籍3万多册。

韶华白首,不过浮生一瞬。我始终坚信,有些东西值得播种,更值得坚守,从事书店经营是我正确的决定,也让我看到了更精彩的世界。我会继续肩负起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责任,为岛城市民点亮阅读之光。

## 走马楼农家书屋管理员柴国定 “只要让我管理一天,书屋的门就会开着”

我叫柴国定,是展茅街道沙井村走马楼农家书屋管理员。这间农家书屋阅览室约30平方米,涵盖文化类、生活类、儿童读物等多种书籍2000余册。自2009年成立以来,书屋每天上午8时30分准时开门,晚上20时30分关门。

为使农家书屋正常、持久地扎根渔农村,把农家书屋真正办成立足在农村居民点中的一个综合性普及渔农村科技文化、提高渔农村群众文化素质的、推进渔农村文化建设的活动平台,我结合渔农村实际,在书屋内开展由当地群众参与的各类文化活动,如小型书画作品展览、摄影作品展示、书写春联、交流读书心得、文艺节目排演等活动。

为便于青少年学生借阅,我还专门挑选出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组成专柜。同时,我自置黑板,及时摘录国内外及群众关心的大事,向

不同层次的读者推荐各类书籍、杂志,灵活安排借阅时间,方便群众借阅。

针对渔农村不同读者对不同书籍需求的实际,我及时与普陀图书馆加强沟通,使书籍既满足不同层次、爱好读者的求知愿望,又使书屋收获一批较为固定的阅读群体,为渔农村提供一个方便舒适、富有乡土特色的图书阅览场所。回想40多年前,我还是学生时,一书难求。记得1978年,当时《红岩》深受喜爱,为了借到这本书,我步行5个小时,到定海同学家借阅此书,然后用3天时间把它看完,再转借给其他朋友看。就这样,一个月时间10个人看了这本书。

我会继续做好农家书屋管理员,只要让我管理一天,书屋的门就会开着,努力使书屋真正成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渔农村群众家门口的小小图书馆。